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攷

史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
爾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
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
說推尋事跡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
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
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
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
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
上自黃帝迄於秦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一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志竟不能就固卒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陸尹敏孟異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祕書固撰後漢事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史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蜀之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頴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書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元廣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

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於左丘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塵錄曰凡史官記事所因者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

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按著修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閔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為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

正史

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

元附春秋今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略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于六藝畧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

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

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

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

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盡置之正史之首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

通計亡書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零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編年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漢獻帝雅好典

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穎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

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辨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冢得古竹簡書字皆蝌蚪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等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蓋春秋舊自東漢後變名滋多至北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畧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實錄唐正觀中作高祖實錄自是訖皇朝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

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著錄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唐志實錄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

劉知幾以下不著錄四百五十七卷

按實錄即是做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錄一門隋史以實錄附雜史宋志以實錄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

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雜史門今附此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起居注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復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製

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偽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託言也又有日曆彙言動而成之淳化以來悉備其書唐錄編年之外又有起居注類前代記註今惟唐創業起居注存焉餘悉亡逸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曆秘在有司不列于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家開元起居注以下不著錄三家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溫彥博以下不著錄十一家二百二十二卷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中皆無之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後來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詔令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云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志元以實錄日曆俱入編年除實錄入編年外以日曆附

史記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制為義例起黃帝迄漢

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

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

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

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新削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

孫追捕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在裴駟

為之解云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

處士而進姦雄述化質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

論為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

激而為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

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後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尚黃老時
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
深群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之
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雄姦者蓋遷歎時
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
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刑歟故曰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故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之軍河東裴駟
集注按班固云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訖於大漢斯以勤矣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三
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曰者龜策新歎傳歎
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曰者龜策傳言詳鄙
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

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
皆獲譏不足進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畧禮樂書滕荀子禮論河
間王樂紀傳斬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
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孫裴駟即注三國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廣
作史記音義駟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
六藝之後有四入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
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者
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為多
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實見班固司馬遷傳秦始皇本紀皆譏
武帝也可以推求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

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錄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僉率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

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國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固好以劉季為之則亦未濟事在曹器遠云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云其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叙有疎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其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羈脂之不穀此語最好其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謂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

不可無不却云形勢雖強要以行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如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輅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又如伯夷傳孔子正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然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

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攷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効論語以空言者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勤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記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斯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言三千年之史籍而踴躍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雜前人之書

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隨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新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檣杞無善後之人故其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先公曰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麟趾是史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書年數張以七年而成前漢書一百卷

晁氏曰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

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
餘萬字固既瘦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續
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
爲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註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
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文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
也至謂受金鸞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
因司馬遷王商楊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
間頗冗瑣良由商之才視幾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稱述者豈亦謂
有所本歟

陳氏曰漢尚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兆顏師古註本
傳稱字籍恐當名籍而以字行也因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馬氏史
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
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外之誅二百三十年爲

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
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
興書目以爲章帝時非也固坐實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
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
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顏監爲班史忠臣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
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
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
於按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三
萬言而已

夾滌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蕭宗問以制禮
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
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

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定知其淺陋故語實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強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是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眾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備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漢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

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闡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褒貶善惡足為監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為贊豈有褒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

詳見經錄左氏傳條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

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它皆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然有字義不深祕既為之辭而有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此類繁多不可勝數顏自注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眾所共曉無繁翰墨殆與今書相矛盾也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

晁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註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叙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

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以傳又贊薛彤巧火史之體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許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眾書為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為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又曰志三十卷晉秘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鄉補注曄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為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借闕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曄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

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

朱子語錄曰劉昭補志於冠幘重服尤詳前史所無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人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攷班固亦不過綴緝所聞為書類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者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曰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為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今細觀之實同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尚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免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廩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叙事張華尤善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卒免物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端然要為率略松之在元壽時承認為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要而注又兼兼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

家而未有書然以為已任者豈姑間南豐呂南公銳意為之題其
齊曰褒并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間吳興鄭如幾雖心嘗為
之鄉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不傳近求康陳其亦頗有意焉僅
成論贊數篇見集中而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通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錄飾爾
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出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
書不知壽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生誦讀
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曰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屢見
父又為諸葛亮所斃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者三國志以魏為帝
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禘祭高帝以
下昭穆制度皆畧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史

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岳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
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
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元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
目逮仁宗時脩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
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
一則曹述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實客章望之著
朝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氏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
為漢而附魏兵于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
古以班固史為漢書元碑之為後漢書乃起昭烈草武元年辛丑
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之善者
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合二卷列傳十八卷兵載記十
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為音義四卷伯子壽疏畧於前使常不得追
記英賢憲章于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二

鄱陽馬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正史

晉書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人晉史未善詔喬

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品之後又命李淳

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 人考正類例西

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曰 以義鮮卑割據

中原為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

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東之喬以宣武紀陸

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歷代之史

唯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至於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

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夾漈鄭氏曰古者脩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一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湛以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志宜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宋書一百卷

晁氏曰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采徐爰之說頗爲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史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起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爲非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繆

亡缺始詔館職讎校曾鞏守以秘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又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二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初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遺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并憲孟爲四川漕始徵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言頗有在者然往往二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之焉

陳氏曰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勅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錄今新史始義熙終昇明三年獨缺劉彥之傳館閣書目謂其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爲疵至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贅甚矣

崇文總目其書雖諸志失於限斷然有博洽多聞之益今世所傳

文多舛失參補未獲趙倫之傳一卷今闕謝靈運傳文注訛駁
水心葉氏曰遷因為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
多闕畧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范曄廢不復著至沈約比次漢
魏以來最為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
雖去遷固本意已遠然古事既不能追則所當存者隨世有無而
已但其體煩雜非復前比始成會要矣學者立乎三載之後攷見
始末當在相承如一日昔如魏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之遠矣
南齊書五十九卷

晁氏曰梁蕭子顯撰八紀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
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
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以六曰不知不敢私載
陳氏曰子顯齊豫章王嶷之後在齊補二十卷
而豐曾氏序曰子顯之於齊其更改破折刻彫藻續

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強而有耶

梁書五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
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准其父意又採謝朓等所記以成此書
徵唯著總論而已筆削必存皆出思廉思廉各間字以行

陳書三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在陳嘗刪撰梁陳
事未成陳亡隋文帝問之察以所論載之每篇成輒上之天訖而
沒察且死屬思廉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其書世亦罕
傳多脫誤

陳氏曰思廉採謝朓顧野王等諸書綜括為二史以卒父業
南豐曾氏序曰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
數更史氏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

觀三年遂詔論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
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
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
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
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鑛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
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
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
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時各
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
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
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
人則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
亡興亡之端莫非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
郡之制雖其事已泯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攷也而
當時之事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
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
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八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
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以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
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發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
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
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魏收本傳收修魏書不能平情實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
以美言風有怨言多沒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
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德當
爲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時謂之穢史

崇文總目齊天保中始詔收撰魏史收博采諸家舊文隨條甄舉
綴屬後事成一代大典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終孝靜作十二
紀九十二列傳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
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然收諂于齊氏言魏室多所不平至
隋開皇中勅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壽作北史並行於世與收史
相亂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僅九十餘篇

晁氏曰北齊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誅太和後始有李彪崔鴻
等書魏末山偉基雋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紀一文
宣時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書多
諂諱不平受爾朱榮手金故減其惡夙有怨者多沒其善黨北朝
貶江左時人疾之號為魏史劉知幾謂其生絕胤嗣死逢剖斷皆
陰慝所致後隋文帝命顏之推等別修唐貞觀中陳叔達亦作五
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

陳氏曰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與史爲編年體
李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收搜採遺亡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上之
時論言收著史不平詔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訐者百有餘
人衆曰喧然號爲穢史僕射楊愔高德正與收皆親抑塞訐辭遂
不復論今紀闕二卷傳闕二十二卷又三卷不全志闕天象二卷
收旣以史招然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隋文帝命魏澹等
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今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中興書目謂所闕太
宗紀以澹補之闕志以太素書補之二書旣亡惟此紀志獨存不
知何據也

後魏書紀一卷

崇文總目魏澹撰初高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事敘事
不倫詔澹別成魏史澹斷自道武下迄恭帝爲十二帝紀七十八
列傳史論及例目錄一篇合九十二篇退東魏孝靜帝稱傳矯正

收繪之失收天子名則書太子名則諱澹諱皇帝名書太子自收諱太武獻文之弒使同善終天年澹顯書之以懲逆收書敵國皆曰死澹書曰卒體裁簡正帝甚善之然世以收史為主故澹書二闕今纔紀一卷存

後魏書天文志二卷

崇文總目唐張太素撰魏書凡百篇今悉散亡唯此二篇存焉

北齊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樂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書今亡闕不完

周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蚪隋牛

洪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兼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陳氏曰初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議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淡二家書為目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而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隋書八十五卷

晁氏曰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脩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復又詔于志寧

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

陳氏曰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

夾添鄭氏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國以來

皆不及也正為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

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

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者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

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

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傳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繁

然具舉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晁氏曰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遼周隋分隔南北南謂

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撰具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

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

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為二史刪煩補闕過本

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

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於世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為之序

序今闕

遂齋陳氏曰李延壽著南北史推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

其刪略穢僻過本書遠甚然好迷妖異兆祥詭識持為繁猥

司馬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

嘗得見或讀之不孰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

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詭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

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切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

亞之也

唐書一百三十卷

天下使學者咸觀焉。脩書著官高，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今按舊書成於五伐文氣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論贊多用僂語，固是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為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是舊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銑，駘體識者病之。歐公嘗卧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刀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抑亦以自表異耶。温公通鑑多據舊史，而唐庚子西直謂新唐書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為亡謂也。劉元城亦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云。宋氏筆記曰：文有屬對，平則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脩書未能得唐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推捨對偶之文，近高古。

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公而粉飾壯士，楚執佐，鼓聲非所宜云。高氏緯畧曰：仁宗詔重脩舊書，十年而歐陽公至，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求景文公以所上列傳文彩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公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在上，公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我遂各列其姓名。宋公聞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推斯善古未有也。然宋公却曾自撰紀表志，今其家猶有此本，世人固未嘗見之耳。平園周氏曰：景文之於唐史，則煩為簡，變今以古用功，既至尤宜不苟也。如吳兢一傳，其書不知其幾。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開寶... 周書盧多遜... 扈蒙張澹李昉

劉兼李穆李九齡向修宰相薛平正監修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本

晁氏曰皇朝歐陽脩永叔公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于
家永叔沒後朝廷聞之汲以付國子監刊行國史稱其以繼班固
劉向人不以為過其惟其晉出帝論以為因循國議而發云

陳氏曰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為本紀
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
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為世訓然不為韓愈
眼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按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也其
當在周臣明矣

李方叔師友談記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學春
秋於胡瑗孫復故履敦謹嚴辭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
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也

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國史紀十卷志六十卷列傳八十卷呂夷簡等撰初
景德中詔王旦先文元楊億等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至天聖
五年詔夷簡宋綬劉筠陳堯佐王舉正李淑黃鑑謝絳馮元加入
真宗朝史王曾監修曾罷夷簡代八年書成計七百餘傳比之二
朝實錄增者大半事覈文贍褒貶得宜百世之所攷信云

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也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監
修王珪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賜銀絹有差蘇頌
黃履林希蔡卞劉奉世以它職罷去吳充宋敏求前死皆有錫賚
紀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實錄事迹頗多但非冠準而是丁謂託
之神宗詔旨

四朝國史二百五十卷

陳氏曰紹興二十八年置脩國史院脩三朝正史三十一年提舉
陳康伯奏紀成乞選日進呈至乾道二年閏九月始與太上聖政
同上海熙五年同脩史李燾言脩四朝正史開院已十七年乞責
以進限七年十月脩史王希呂奏志成十二月進呈至十三年修
史洪邁奏昨得旨限一年內脩成列傳今已書成十二月與會要
同進蓋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

中興藝文志紹興末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紀成乾道初
進時洪邁已出李燾未入館史官遷易無常莫知誰筆後又進欽
宗本紀詔通為四朝國史乃修諸志未進而燾去國淳熙初志成
燾之力為多召脩列傳垂成而燾卒上命洪邁專典之初邁以孫
觀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貫蔡攸梁師成譚稹朱勔种
師道何臬劉延慶聶昌諱世勣等列傳觀頗徇愛憎邁多採之邁
又奏四朝諸臣有雖顯貴而無事跡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

許昌例不為立傳踰年書成為列傳八百七十邁又嘗欲合九朝
三史為一書而不及成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
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各自記事至於諸志若
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
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
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
成會以夏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
貶皆失實廢而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脩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
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
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
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
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與者莫敢有所据依不容妄加筆

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求思攢營之役才歸即去國尤哀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詳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右正史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二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

鄱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史 編年

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為紀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文繁詔悅舉要撮總通比其事列繫年月為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辭約事該時稱嘉史

陳氏曰獻帝詔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自序曰立典有五志焉曰達道義章法或通古今著勲表質能

巽巖李氏曰其家有寫本一印本一寫本不記其時而印本乃天

聖間益州市所摹刻者大抵皆差悟而印本尤甚衍文助語亂布
錯置往往不可句讀或又增以子注音切並非所當有而近歲江
浙印本號為曾經校讎其實與天聖市刻相似間用班固書亂改
悅語而又非固書本文按悅為此紀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所刪
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閔諫疏班書皆無之不知悅何從得此
也如張騫傳贊以所百放哉為有所放焉之類顏師古亦嘗辨其
誤又不知悅何以云也司馬光編集資治通鑑書太上皇崩葬及
五鳳郊泰時之月皆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固書猶未訛舛
而君蘭君簡端瑞興譽實竟等字猶兩存之疑以傳疑先儒蓋慎
之也由此觀之古書雖殘缺不倫非證驗明白要未可妄下雌黃
爾然鄉所謂子注音切可削去不疑而演文助語亦當參攷班書
句讀畧如是正廿六他差悟尚或有之田不敢以曾臆定也昔人謂
校誤書猶風庭埽葉隨掃隨有詎不

自司馬遷創改春秋記

事之體為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而班固因之至悅始能復古學者
甚重其書表宏子實以下皆祖述焉事日月年之相繫在史家固
良法也而傳錄咸久卒未得其真可為太息者矣

後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袁宏彥後撰宏在晉末為一時文宗以東京史籍不倫謝
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唯張縉紀差詳因參摭記傳
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為精密

陳氏曰宏以後漢書煩穢雜亂撰集為此記

晉春秋畧二十卷

晁氏曰唐祕書省正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僭偽傳
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緝為此書館閣書目作
杜光業按唐志亦曰延業攷新舊史它無所見未詳何時人

元經薛氏傳十五卷

晁氏曰隋王通撰唐薛武傳皇朝阮逸學起晉惠帝太熙元年終於陳亡予從兄子逸仕安康嘗得其本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問蛙鳴哂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為過按崇文無其目疑逸依託為之

陳氏曰稱王通撰薛武傳阮逸補并注按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偽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太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揜耶此書始得於莆田纔三卷止晉成帝後從石林葉氏得全本錄成之

唐曆四十卷

晁氏曰唐柳芳撰初肅宗詔芳綴緝吳兢書其後天寶後事不倫上元中芳謫黔中會高力士同貶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

事識其本末時舊史迭官不可追利乃惟衍義類做編年法作此書起隋義寧元年迄大曆十三年芳善叙事或譏其不立褒貶義例而詳於制度然景迂生亟稱之以為通鑑多取焉

巽若李氏曰肅宗詔芳與韋述同修吳兢所撰國史述先死芳獨奏篇興武德訖乾元而先天以來芳所筆削多失其當史官病之芳亦自悔及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適與高力士會貶所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且識本末念國史已迭官不可追改乃用編年法別為此書意欲以晚蓋者也本朝歐陽脩宋祁修唐紀志及傳司馬公修資治通鑑掇取四十卷中事幾盡然異聞嘉話尚多遺棄芳本書蓋不可少祁傳指芳曆不立褒貶義例被諸儒訕譏然祁所贊房杜姚宋等語則皆因芳之舊云按劉恕謂芳始為此書未成而先傳故世多異本今此篇首注起隋義寧元年訖建中三年凡百八十五年而所載乃絕于大曆十四年資治通鑑往

往以唐曆辨證抵牾見於考異者無慮曰十餘而此皆無之其脫
亡又不止此也疑此即怒所謂未成而先傳者或後人抄各考書
故不得其全尚遂零落至此亦可惜也今以唐諸書參校謬誤頗
加是正其文或不可知并事應有而無者皆列卷末更埃攻求

續唐曆二十二篇

陳氏曰唐監修國史崔龜從元吉撰起大曆十三年春盡元和十
五年以續柳芳之書也藝文志載韋澳將借李荀張彥遠崔瑄等
撰實太中時

大唐統紀四十卷

陳氏曰唐江南西道觀察判官陳岳撰用荀彥體起武德盡長慶
為一百卷今止武后如意非全書也

唐紀四十卷

吳岩李氏曰故叅知政事陳彭年撰彭年在真宗時以博學稱凡

朝廷大制作大議論多出其手彭年所撰唐紀蓋用編年法次劉
明遠新書最號疎畧故三百年治亂善惡之迹彭年亦多所脫遺
其後歐陽脩宋祁別修紀志表傳及司馬光編集資治通鑑行於
世則彭年此紀宜無足觀然彭年之用意亦勤矣猶可與袁干裴
元等備一家言而荀悅所謂參得失廣視聽者要不可廢也第二
卷武德三年闕十月以後事四年闕四月以前事京蜀二本一向
採劉氏新書補足之乃可讀疑不敢增入姑列于後云

河洛行年記十卷

晁氏曰唐劉仁軌記唐初李密王世充事起大業十三年二月迄
武德四年七月秦王擒竇建德第九卷述大業都城第十卷載宮
館園囿且云煬帝還都之詔稱務從節儉觀其宮室窮極綺麗云
陳氏曰唐志作二十卷

五運錄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曹圭撰起三皇訖隋年世之略

通曆十卷

晁氏曰唐馬惣撰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取震世南畧論分繫於末以是義焉

續通曆十卷

晁氏曰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治五代事以續為總曆參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光阿保機兵唐閩廣胡越兩蜀事迹太祖詔毀其書以所紀多非實也

帝王鏡畧一卷

晁氏曰唐劉軻撰自開闢迄唐初帝王世次綴為四言以訓童蒙偽蜀馮鑑續之至唐末

唐年通錄六十五卷

陳氏曰唐志及館閣書自有劉軻帝王曆歌一卷疑即此書也
陳氏曰後晉起居印史館修撰鉅鹿賈緯以武宗後無實錄故為此書終唐末其實補實錄之闕也唯論次多闕誤而事跡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五代通錄六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范質撰五代實錄計三百六十卷質刪其煩文摭其妄言以成是書自乾化壬申至梁亡十二年間簡牘散亡亦採當時制勅碑碣以補其闕

運曆圖六卷

晁氏曰皇朝龔夬撰起於秦昭王滅周之歲乙巳止於國朝雍禧丁亥以歷代興亡大事附見于下四年獻于朝優詔獎之歐陽公嘗據之攷正集古目錄稱其精博按晉史張軌世襲涼州但稱愍

帝建興年號其間唯張祚篡竊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始
奉穆帝升平之朔始末不聞有改元事唯顏書載張寔改元曰永
安張茂改元曰永元張重華曰永樂曰和平張元龍曰太始張天
錫曰太清張大豫曰鳳凰不知顏何所據而言然或云出崔鴻十
六國春秋鴻書久不傳於世莫得而改焉

紀年通譜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宋庠字公序撰自漢文帝後元戊寅止周恭帝顯德
庚申為九篇以本朝建隆之元至慶曆辛巳為一篇皆曰統元以
甲子貫之有五號曰正閏偽賊變夷以王莽十九年繫孺子更始
以接建武東魏十七年附西魏豫王六年天后十五年繫中宗緒
神龍朱梁十六年通濟陰天祐續同光據晉恭帝禪宋之歲對魏
明元泰常五年尊地降南始主正朔乃通譜之斷意也別二篇舉
字為類各以部分曰類元慶曆中上之優詔褒焉按三國志

魏景初元年丁巳當蜀建興十五年次午戊午蜀改元延熙訖二
十年歲次丁丑明年改元景耀令通譜載蜀建興之號止於丙辰
凡十四年延熙改元在丁巳且復增至二十一年豈別有所據耶
歐陽公集古目錄以東魏造石像記證通譜武定七年非戊辰蓋
自元象以後遞差一歲公序聞之以為宜易遂著其事於譜何意
者編簡浩博不免時有舛誤也

陳氏曰其書曰正曰閏曰偽曰賊曰變夷以正為主而附列其在
號統元為十卷其二卷曰類元因文之同各以彙別

編年通載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張衡撰衡觀四部書至古今纂輯通曆書十餘家皆
淺陋擅釀無足紬繹乃編歷代年號貫以甲子始於帝堯訖于國
朝治平丁未實之經史資以傳記百家之書聖賢勲德姦雄篡竊
及蠻夷盜賊凡繫於存亡綱紀之大者無不詳錄三千四百年且

列正謬誤如史記載舜年虞書不同漢紀載魏受漢禪與魏志受禪壇碑各異之類熙寧七年表獻之

陳氏曰其族父宗質夫為之序衡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人仕至集賢大學士

稽古錄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編起自三皇止皇朝英宗治平末至周共氏庚申始為編年

陳氏曰其表云由二晉開閔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于歷年圖內六合為宋接于熙寧之元臣又著之于百官表乃成列于五而土伏羲書契以來悉從論纂皆有依據蓋元祐初所上也此書始刻於越其後載刻於潭越本歷年圖譜論聚見第十六卷蓋因圖之舊也潭本諸論各繫於國亡之時故第十六卷惟存總論朱子語錄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

讀之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二皆驗又曰温公之言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一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元無義例

編年紀事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放因司馬温公所撰編次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迹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至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二百六十二年又畧舉事自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為目錄參考異同俾歸一塗別為考異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為賢於荀悅云公武心好是書學之有年矣見其大抵不采

後偉卓異之事如屈原懷沙自沈四皓羽翼儲君嚴光足加帝腹
姚崇十事開說之類皆削去不錄然後知公忠信有餘蓋陋子長
之愛奇也

陳氏曰初光嘗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莫
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目錄做
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義更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
中考異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于一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
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
史外楚漢重則司馬彪荀悅表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
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大清記亦是採建康實錄以下無譏
焉柳芳唐曆最可喜唐以來裨官野史暨有家譜錄正集別集墓
誌碑碣行狀傳亦不敢忽也苟不完請正史則資治通鑑果何

有耶

武吏胡氏曰昔聞贈諫大夫陳公言因讀資治通鑑然後知司馬
文正公之有相業也余自志學以來涉獵史篇文詞汗漫莫知統
紀徒費精神而無所得及讀此書編年紀事先後有倫凡君臣治
亂成敗安危之跡若登乎喬嶽天宇澄清周顧四方悉來獻狀雖
調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爲典刑之總會矣
致堂胡氏曰司馬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
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先行義無可訾者乃唱爲
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
果餌金錢之賜耳旣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旨
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
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
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粹

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為甘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
儉險細夫顧謂春戀匪放之入孟子曰如使子欲富何為碎十萬
而受萬乎小人以已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
者便於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讒口又况矯世拂俗
與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高氏緯畧曰公與宋次道書曰其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
為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
多訛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章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
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
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
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温
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往往以為編年之法
然則一事用三四處出處纂成是其為功大矣不觀正史精熟未

易決通鑑之功績也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
十二家

容齋洪氏隨筆曰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為官屬嘗以手
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
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更不稱隋或寧二年
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為法然究其
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為例於未即位即
書正月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
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然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
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為恭皇帝上
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為唐高祖蓋凡涉歷
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為肅宗
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

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
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使
標爲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類
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
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
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
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
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
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
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
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
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巽若李氏曰左丘明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爲十三

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年爲十七卷年近則事詳遠則畧理勢
固然無足怪者溫公與范太史議脩唐紀初約爲八十卷此帖云
已及百卷旣而卒爲八十卷刪削之功盛矣卷數細事前輩相與
平章猶嚴若此則其他肯輕下筆哉吁可敬畏也然今以唐紀視
漢紀其紙葉蓋多八九視周紀滋益多於斯文矣累焉而或者弗
察強以繁省論文晉張輔遽謂孟堅不及子長孟堅不及子長固
也豈在文之繁省乎此兒童之見耳

先公曰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藁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
卷訖無一字草書此草書此溫公所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也如
人之不能讀何公嘗讀吾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遍餘人不能數
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書成

通鑑舉要曆八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撰通鑑奏御之明且輔臣亟請觀焉神宗出

而示之每編始末識以序思其書如此公尚惠本書浩大故著此

陳氏曰公惠本書浩大難領其目録無首尾晚著是書以絕二累其意在說之以道家紹興初謝克家任伯得而上之

累代歷年二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即所謂歷年圖也治平初所進自威烈王至顯德本爲圖五卷歷代皆有論今本陳輝晦叔刻於章貢以便觀覽自漢高帝始

溫公記歷年圖後曰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止采共和以來下訖五代畧記國家興衰大迹集爲五圖每圖爲五重每重爲六十行每行紀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爲主而以朱書他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歷年

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布於他人也不意趙君摹刻於板傳之蜀人梁山令孟君得其一通以相示始光率意爲此書苟天下非一統則漫以一國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閏而趙君乃易其名曰帝統非光志也趙君頗有所增損仍變其卷帙又傳寫多脫誤今此淺陋之書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復其舊而歸之資治通鑑外紀十卷

晁氏曰皇朝劉恕撰司馬公作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恕嘗語光曷不起上古或堯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續不亦於獲麟恕意謂闕漏因撰此書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載其世以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爲一編號曰外紀猶國語雜春秋外傳也陳氏曰司馬公修通鑑時爲周知書請史記不及包犧神農今歷代書不及威烈之前今爲初紀而本朝爲後紀將俟書成請于

公會病廢絕意後乃以前此為外紀云通鑑書成恕已亡范渙父
奏怒於此書用力最多後者遂無免臣例官其子且以書賜其家
道原父渙家之家廬山歐公所為廬山高者也

疑年譜一卷年吳譜一卷

陳氏曰劉恕誦春秋之周平魯隱其間七十二年即與春秋相接矣先
夷年表起共和共和至魯隱其間七十二年即與春秋相接矣先
儒叙包義女婚三代之國之歲衆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為
信書穿鑿滋甚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為疑年譜而
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為年略譜大略不取
正閏之說而從實紀之四夷及寇賊僭紀名號附之于末

寶曆歌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以開闢太古迄于周世宗正統帝王世次謚號
成七言韻語一通

歷代紀元賦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備撰次漢至五代正統年號為賦一首又別為宋
頌四章

通鑑節文六十卷

晁氏曰題云溫公自抄纂通鑑之要然實非也

紹運圖一卷

陳氏曰諸葛深通甫撰元祐中人亦未詳爵里其書頗行於世俗
歷代帝王年運詮要十卷

陳氏曰左朝請大夫朱繪撰紹興五年序未詳何所人

歷代紀年十卷

陳氏曰濟北晁公邁伯魯撰諫之之子也嘗為提舉常平使者其
自為序當紹興五年

皇王大紀八十卷

陳氏曰胡宏仁仲撰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一卷自盤古至帝
學年不可攷信姑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歷起甲辰
始著年紀博采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然或取莊周寓言
以爲實及叙遂古之初終於無徵不信云爾

經世紀年二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欽夫撰用皇極經世譜編有所發明則著
之其言邵氏以數推知去列丙仲壬之年乃於尚書成湯既沒太
甲元年之說今按孔氏正義正謂劉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而
張衡通載乃云以紀年推之外丙仲壬合於歲次尚書殘闕而正
義之說誤蓋三代而上帝王歷年遠而難攷類如此劉道原所謂
疑年者也

南軒張氏自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子起於成周共
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浸遠其畢雜見於諸書靡

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
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始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
年譜如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
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世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
平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且以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
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堯桀十有一年而後稱十有三年者字之
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言之繆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
世不可改者也其不自換輒因先生之曆致自堯甲辰至皇上乾
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一十有二年列爲六圖命之曰經世紀
年以便觀覽竊意鄙見則因而明之其大節自有六如孟子謂堯
舜三年之喪五年而後葬三年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
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闡而弗彰故於甲申書服堯之喪
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

三十有三載也則善焉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焉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間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載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絕而後續足以爲萬代中興之冠冕今按張氏此序成於乾道間所謂四十年細管中興首篇以少康之所歷如此其文以調時也蓋而事情不同於新莽之篡缺其年亦足以表光武之中興也漢言太后稱制既不得係年而所立他人子名爲少帝者又安得承統故復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述禹等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于蜀不改漢號以漢統烏得爲絕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遠後土土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

目之六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上稱
稱祀周始稱年皆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之不
欲臣箕子尚存商立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
齊後周皆夷狄也故統獨係於江南五代迭採則都中京者不得
不係之
先公曰愚按張氏本皇極經世書作經世紀年圖愚之所述蓋亦
本此然嘗疑堯之前標甲子者六而不載出代與事迹意者黃帝
命大撓作甲子則甲子紀年自黃帝始以前無有甲子則亦不可
得而書也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陳氏曰二部侍郎袁樞機仲撰樞自太學言百分教嚴陵爲此書揚
誠齋爲之序朱子曰古史之體具三見者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
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其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

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文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紀
上下百有餘年而式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經數月或歷數年
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
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後為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
而遂其意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
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
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
晉之侯而追本其原始於智伯上繫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
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
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機仲乃以暇日作為此書以便
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
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陳氏曰侍講新安朱熹元晦撰始司馬公通鑑有目錄舉要其後
胡給事安國康侯又脩為舉要補遺朱晦翁因別為義例著此書
自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書者為綱分注者為目綱如經目如傳
此書嘗刊于溫陵別其綱謂之提要今版在監中廬陵所刊則綱
目並列不復別也

朱子自序曰溫公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
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
紹興中胡文定公因公遺藁修成舉要曆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
約而事愈備矣今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櫟括以
就此篇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
言使夫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
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昔注書首尾多不相照雖資治通鑑亦或

未免此病大抵編集未出一手也姑以一事論之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全通鑑並書于夏秋之後蓋編輯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近歲呂伯恭最為知古陳君舉真為知今伯恭親作大事記君舉親作建隆編世號精密余嘗攷之皆不免差誤亦隨事辨之矣朱文公通鑑綱目條貫至善今草本行于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綴續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于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攷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史學不熟歲多故有此誤余因諸生有問亦為正之矣然則該貫古今亦非可薄之事但不至於喪志可也

國紀五十八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睢陽徐度敦立撰丞相處仁擇之之子也其書詳略頗得中而不大行於世鄭學有魏邱舊書傳得之

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眉山李三煦仁父撰長編不者司馬公之為通鑑也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然後刪之以成書唐長編六百卷今通鑑惟八十卷耳燾所上表自言未可謂之通鑑止可謂之長編故其書雖繁無而不嫌也其卷數雖如此而冊數至餘三百蓋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餘

續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

陳氏曰李燾撰大畧皆溫公舊規也

巽岩李氏進長編奏狀隆興元年知榮州李燾奏臣嘗盡力史筆於本朝故事尤切欲慕之恨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攷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禪授涪陵岐魏之遷致景德慶曆之盟誓曩嘗諒祚之無非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復辟熙寧之更新元祐之圖舊此最大事當自為說臣輒發憤討論使眾說咸會于一

敢先具建隆迄開寶七年爲十有七卷上進

乾道四年禮部郎官李燾上言臣准朝旨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
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投進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
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卷投進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容
臣更加整齊節次投進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
寮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
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畧今唐紀取祖禹
之六百卷刪爲八十卷是也臣今所纂集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
綜銓次皆有依憑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
通鑑長編可也旁采異聞補實錄正史之闕畧參求真是破巧說
僞辨之紛紜益以昭明祖宗之豐功盛德區區小惠或在可錄所
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隨表上進

淳熙元年知瀘州李燾上言臣先次投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
隆迄治平今欲纂輯治平以後至中興以前六十年事迹庶幾一
祖八宗之豐功盛德粲然具存無所闕遺顧此六十年事於實錄
正史外頗多所增益首尾畧究端緒合爲長編凡六十年年爲一
卷以字之繁畧又均分之揔爲二百八十卷然熙豐祐聖符靖崇
觀和康之大廢置大征伐開天下之大利害者其事跡比治平以
前特異寧失之繁無失之畧必須審明稱制臨決如兩漢宣章故
事無使各自爲說乃可傳信無窮

淳熙九年知遂寧府李燾上言臣累次進所爲續資治通鑑長編
今重別寫進共九百八十卷計六百四冊其修換事總爲目一十
卷又緣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爲九百八十卷之間文字繁文
本末頗難立見畧存梗槩庶易檢尋今創爲建隆至靖康舉要六
十八卷并卷總目共五卷已上四種通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
十七冊投進者紀一祖八宗之盛德至善義寧止於百篇聚九朝

三世之各見殊聞事或傳於兩說惟折諸聖廼得其真臣網羅收拾垂四十年纒尋穿黜踰一千卷抵牾何敢自保精力幾盡此書非仰託大君之品題懼難逃乎衆人之指目漢孝宣稱制決疑故事最高於甘露我朝考錫名冠序治鑑莫毀於元符豫席恩言比迹先正臣死且不朽 乾道六年奉旨降付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七十六冊秘書省今依通鑑帝樣繕寫進納

水心葉氏曰李氏續通鑑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自史法壞譜謀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鑑雖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較然夫

孔子之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鑑爲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裁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於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先公曰李文定公纂本朝長編自紹興隆興乾道淳熙節次上進收拾舊事垂四十年是長編一百六十八年之書以四十年而成九朝通畧一百六十八卷

陳氏曰起居郎建安熊克子復撰

中興小曆四十一卷

陳氏曰熊克撰克之爲書往往疏畧多抵牾不稱良史

中興遺史六十卷

陳氏曰從義郎趙銜之撰慶元中上進其書大抵記軍中事爲詳而朝政則甚畧意必當時游士往來邊陲出入幕府者之所爲及觀其記張浚攻濠州一段自稱姓名曰開封張鑑然則此書鑑爲

之而姓之竊以爲已有也或曰鑑即姓之婦翁未知信否

丁未錄二百卷

陳氏曰左修職郎昭武李丙撰自治平丁未王安石初召用迄于靖康童貫之誅故以丁未名之每事皆全載制詔章疏甚詳

思陵大事記三十六卷阜陵大事記一卷

陳氏曰李壽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記二百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陵陽李心傳微之撰蓋與李巽岩長編相續亦嘗自隆興後相繼爲之會蜀亂散失不可復得

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

陳氏曰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撰自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輯而廣之雖上接獲麟而書法則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言凡例解題者畧具本末或附以

己意多所發明通釋者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義論初意欲起春秋接于五代僅及漢武征和三年而止東萊年方強仕而得末疾平生論著大抵經始而未及成如讀詩記書說是已足書之作當淳熙七年又二年而沒使天假之年所傳於世者寧止是哉

朱子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辨此事世間英俊如林要必有能爲之者但恐其所經世之意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伯恭語錄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大抵謙不敢任作書之意故左傳通鑑已載者不復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媿人伯恭少時被人說它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它有此意 東萊大事記時已自感

疾了一日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到五代只千年三年自可了此文字解題煞有二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

建隆編一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善長編太祖一朝節畧也隨事攷訂併及累朝之始末慶元初在經筵上

止齋自序曰本朝國書有口曆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勅令有御集又有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謂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為成書難以觀覽今畧依漢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溫公司馬光稽古錄與燾舉要撮取其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軍於下方夫學之為王事非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一不忍捨也誠能攷大臣之除罷而識

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攷以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成敗効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畧通鑑如群臣奏疏與大它年行與一時詰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當年治道之大者即不抄錄或見於它書實係治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其書添入至於通鑑所載萬一有小違誤亦畧附著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為之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有異於省察也讀書譜一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而下始有年數

紀年統論一卷 紀年備遺一百卷

陳氏曰永嘉朱黼文昭撰從陳止齋學嘗著紀年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為百卷蓋亦本通鑑稽古錄而擴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

水心葉氏序曰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章別論者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爲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讎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爲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馱簡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斐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爲辨不以意爲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其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典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

皇朝編年舉要三十卷備要三十卷中興編年舉要十四卷備要十四卷

陳氏曰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均丞相俊卿之從孫端平初有

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由是得初品官大抵依倣朱氏通目舉要者綱也備要者目也然去取無法詳畧失中未爲善書

續稽古錄一卷

陳氏曰秘書丞歷陽龔頤正養正撰以續司馬光前錄而序述繁釀其訖紹熙甲寅事歸功於韓侂胄頤正本名惇頤避諱改焉嘗撰元祐黨籍譜得官韓氏用事時賜出身入館

歷代帝王纂要譜括二卷

陳氏曰餘姚孫應符仲潛撰蓋紹運圖之詳者也

右編年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

十一



